等雨来

潘玉毅（浙江）

春暮夏初的天气，像个难哄的孩子，忽冷忽热，忽雨忽晴。这不，又下了一整夜的雨，雨点从疏到密，从小到大，从轻舞如飞絮到重重落下似鼓点。这样的雨夜适合看书、听歌或发呆。略有些失眠的我忽然想起一首应景的歌，便在电脑上点开来听。“一次次在回忆，回忆老地方的雨，默默的我在等你……”

我喜欢雨。当我还穿着塑胶鞋的年纪，没有比淋一场雨更恣意畅快的事情了。我借机给劳作的父母送伞，行走在田间，将沿途的风雨拥入怀中。母亲总是慈爱地替我将额头上被雨拧成一束的头发捋顺，催我早点回去。

不淋雨的时候，我就站在屋檐下看蚂蚁沿着墙角搬粮入仓，看燕子在梁上呢喃絮语，看院子里的草木被雨水洗濯一新，看路上撑伞或未撑伞的行人匆匆走过……雨中的世界较天晴时多有不同，更真实，也更有味道。花开时有雨，花会格外娇艳；花落时有雨，又独具一种淡淡的别离之美。

这世间许多十分美好的事物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点缀，雨也一样。风雨，风雨，雨最离不得的是风。细雨需要斜风来陪伴，暴雨需要狂风来加持。没有风，雨就少了很多变化，而没有雨，风的身姿又要失掉多少诗情画意？

雨滋养万物，人对它亦多有称颂。文人墨客辈出的唐宋时期就不乏写雨的名篇。从杜少陵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到韩退之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再到陈子高的“月胧胧，一树梨花细雨中”，烟雨如梦，令人难忘。而我最喜欢的还是这几句：“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如果将唐宋诗人列一个榜单，赵师秀显然不是最出类拔萃的，但他的这一首《约客》却被传唱了800年。与朋友有约，朋友未能前来，来赴约的是那黄梅时节的雨。诗人闲敲棋子，与雨应答之际，池塘里的蛙声远远近近，更平添了许多意境。不知不觉间已过许久，灯花一剪再剪，友人依旧不至，但诗人的心绪却脱离了等待的焦躁，陶醉于自然之美并融入其中，寻到了独得之乐。也难怪赵师秀去世后，戴复古作《哭赵紫芝》，称他是“东晋时人物”。

雨本是无情物，入了人的眼中，却最是多情，故而文学、影视作品里常以雨来渲染气氛。我记得多年前看过一部古装电视剧，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怀才不遇的书生带着失望离开扬州时，天忽然下起了雨，一如他初来时的情景。书生的那句台词我至今记忆犹新：“大雨啊，还是你对我好。我来扬州城的时候，你来接我，我走的时候你又送我。”

关于雨中的相见和别离，梁实秋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记录下一位友人的态度：“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我喜欢这样一种表达。风雨里送人，未免太伤感，但冒着风雨去接人，连风和雨也都是欢喜的吧。

一生中有太多值得等待的事与人。等日出东方，等月上柳梢，等佳人赴约，等一个机会施展才能。我也在等，等一场唐诗宋词里的雨，等一场浇湿心田的雨，等一场载满乡愁的雨。

我在老地方等雨，雨来了，我就在老地方与它相会，一如对如烟往事的感怀和重温。

轻香满那园

王晓（江苏）

偷得浮生半日就够了，赶暮春，去那园，和春住。

从喧嚣的公路左转，一打方向盘就到那园门口，好似别有洞天，那爬满凌霄的门楼，那幽深浓绿的林荫道，让俗务困扰的心一下子进入清凉静谧之境。门的一侧，小亭前，一丛比人高的五彩月季兀自灿烂，犹如主人不动声色的热情和真诚。一切心意相合，不多不少，正好。

在一棵樟树旁停车，车门一开，轻香拂面，一种久违稀罕的清冽滋味，花香木香茶香果香土香……都掺杂在一起，醒脑洗心润肺。园子很安静，除了动植物，似乎只有我们。满眼的绿，夹杂红红白白的花，不由自主迎着它们走。嗅出来了，那种轻轻的、纯纯的香味，主要是由路边的白色野蔷薇发出来，一丛丛，随心开着，恣意香着。它是园子的原生居民，香得那么天然，那么实在。

偶遇提篮割菜的妇人，她主动搭话：“来我们园子看花呀？南面多呢，我们园子的花好看呢。”顺着她指的方向往南走，一条纵深的蔷薇花棚，让人看着心生欢喜。拱门一道道延伸，两边的蔷薇攀援接手，茂密的枝上开满茂密的花，花下漏着斑驳的光。这个季节，蔷薇是那园之魂。在这里，才知道什么是芬芳如瀑，什么是大美静人，什么是欢喜满心。带着一颗澄澈的心，接受那园自然和人工的慷慨馈赠。行走其间，畅意，曼妙，身心俱轻，生出豪情：这花花世界，这一刻，只属于我。

葳蕤的花枝缀满繁复的花朵，不摇香已乱，无风花自飞。让人想起北宋词人王观的那首送春又送友的小词：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不是所有的送别都伤感不舍，也可以这样新丽和轻狂。我就是读了这样的词，才有理由荡开庸碌，赶来和春相处半日。

园子里，这样的拱门式长廊短廊有好几处，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养一个园子不易，树木不会一天成荫，蔷薇也不会一天成廊，那些新培育的蔷薇，在拱门边正羞怯地、小心地长，总得要个三五年，才能成景。树要一寸一寸长，花要一朵一朵开。十年光阴交付给一个园子，赢来众人倾心。

那园之香还在果蔬。行走那园，无拘无束。“毕竟林塘谁是主？主人来少客来多。”这是实情。朋友说她得空时常溜去那园，因为它对每个人开放，像它的主人那样有胸怀。这么美的园子不收门票，春色不上锁，与人同乐乐。

可以踱步，看看小梨园，油绿发亮的叶缝藏着三五个、七八个，不，是数也数不清的小梨儿，绿宝石一样的晶亮。园子袅袅娜娜的香气里有它一份功劳。

那园有山野气。水边芦花已老，新叶又冒，新旧交替由着它。岸上有桑葚，紫紫黑黑的果子已结，给我们预算下次再会的日期。水边，三五只白鹅“嘎鹅嘎鹅”叫着，有被侵扰得不快，一盆稻食适时吸引注意。塘中亭下歇了几只鸭，无声地临水照影。水菖蒲一朵又一朵绽放黄花，泥胡菜粉白的花头随风飘摇，奔放的地锦和粉白的马头墙缠绵，还有那条两边栽满绣球花的小道，那片垄沟起伏的茶园……在那园，镇住你的不是规模，不是档次，而是那些小家常、小清新，模糊了游客和园子的界限，一切的一切，都将自己融进那片轻香，深深地，久久地。

吃饭是大事，逛得肚子咕咕叫，总要补充能量。那园“四大名菜”烧老鹅、烧肉、杂鱼锅贴、茶园鸡汤自不必说，食材取自最节令地生长，烹饪采用最传统的方式，味道当然好。这时节新上的玫瑰花饼，值得一尝。那种清清淡淡的香气，似有似无，似浓似淡，欲说还休。那道看似平常的烧豆腐，是我迄今吃过的最美味的豆腐。园子旁边人家做的，专供那园。豆子石磨推浆，小锅煮，石膏点卤，这样做出的豆腐，特殊的气场无需旁衬，单打一烧豆腐就鲜美异常。坐在那园敞厅里，迎面是蔷薇花瀑，隔窗有芭蕉摇曳，吃上这样几道菜，尽显人生惬意。

野地的温度

曹春雷（山东）

野地，是村庄的后花园。不管哪个季节，孩子们总能在这里找到乐趣。比起鲁迅先生的百草园来，野地里的草，种类可要丰富多了，称得上“千草园”“万草园”。一个孩子在这里学到的自然知识，要比学校自然课上学到的鲜活得多。

譬如，你可以看一只刺猬笨拙地过田埂，你拿草枝拨弄一下，它就马上缩成一团刺球。你还能看到一只野兔跳跃时那种迅如闪电的姿态。当然，你尽可以让自家的大黄狗追上去，看一场惊心动魄的速度表演。但十之八九，大黄狗是悻悻而返的。偶尔，黄狗叼着野兔，欢快地奔回你跟前。

如果你兴致突来，与大黄狗赛跑，或者一起在草地上打滚，那么，也没人笑话你。野地何其空旷，大部分时候，除了你，四周寂寂无人。而且草那么茂盛，那么柔软，决不会硌疼你。对待孩子，野地总是敞开怀抱，呈现出最大的善意。

当然有时候，野地也会和你开个小玩笑。你光脚在田里奔跑，脚被刺了一下，疼，扳起来一看，是蒺藜，拔下来，没好气地扔掉，然后再跑。与玩耍的畅快相比，被蒺藜扎一下，怕什么呢？

要是你在学校或者家里挨了批，心里闷闷的，也大可到野地中来，将手拢成喇叭，对着野草野花，大声喊上几句，心就好受多了。天上飞过的鸟，也会冲你叫几声，表达它的同情和理解。

还有很多时候，你是受娘之命来野地里割草的。这也没什么，拿镰刀，低下头，噌噌噌，一会儿就将筐撑满了。也有时候，是来放羊，那也不要紧，你赶羊来到野地上，让它们自个儿吃就是了，它们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它们去的地方，肯定是草最茂盛的地方。你还可以把牧羊鞭一丢，躺在一块干净平整的大青石上，把自己摆成一个“大”字，遥望蓝天。那些白的云，缀在蓝的底幕上，不时变换姿态，一会儿像蹲着的狗，一会儿像奔跑的马。

你把这片野地踏遍了，假如能看得清每一次留下的脚印的话，就会看到在很多地方，脚印摞了一层又一层。在春天，你知道哪里的野花最多。在夏天，你知道哪个地方容易寻到野瓜。在秋天，你知道哪一处坡上的酸枣最甜。冬天呢，你知道顺着哪条路能抵达野兔的老巢。

但你并不总是喜欢乡野。当你在爹娘的吩咐下，在田里汗流浃背地干农活时，或许你会想着今后要努力挣脱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离开这片野地，到遥远的地方去。

终于有一天，你如愿了，每日都在陌生城市的高楼间奔忙。但你忘不了故乡的野地，你常常在记忆的河里，一点点把它打捞出来，然后折叠起来，装在离心最近的地方，用它的温度煨暖你的乡愁。

忽然夏天

马亚伟（河北）

一夜之间，夏天就来了。春的情绪总是起起伏伏，不时来一波料峭春寒，宣告着冬尚未走远。而夏天往往来得太突然，御寒的厚衣还没尽数收起，轻薄的夏装就上身了。

好像昨天还盼望新绿绽放，今天就已经绿树亭亭；昨天还期待繁花满枝，今天就已经绿肥红瘦；昨天还在向往暖阳，今天就开始寻找荫凉……有人忍不住抱怨，夏的脾气太霸道，连声招呼都不打，让人一点防备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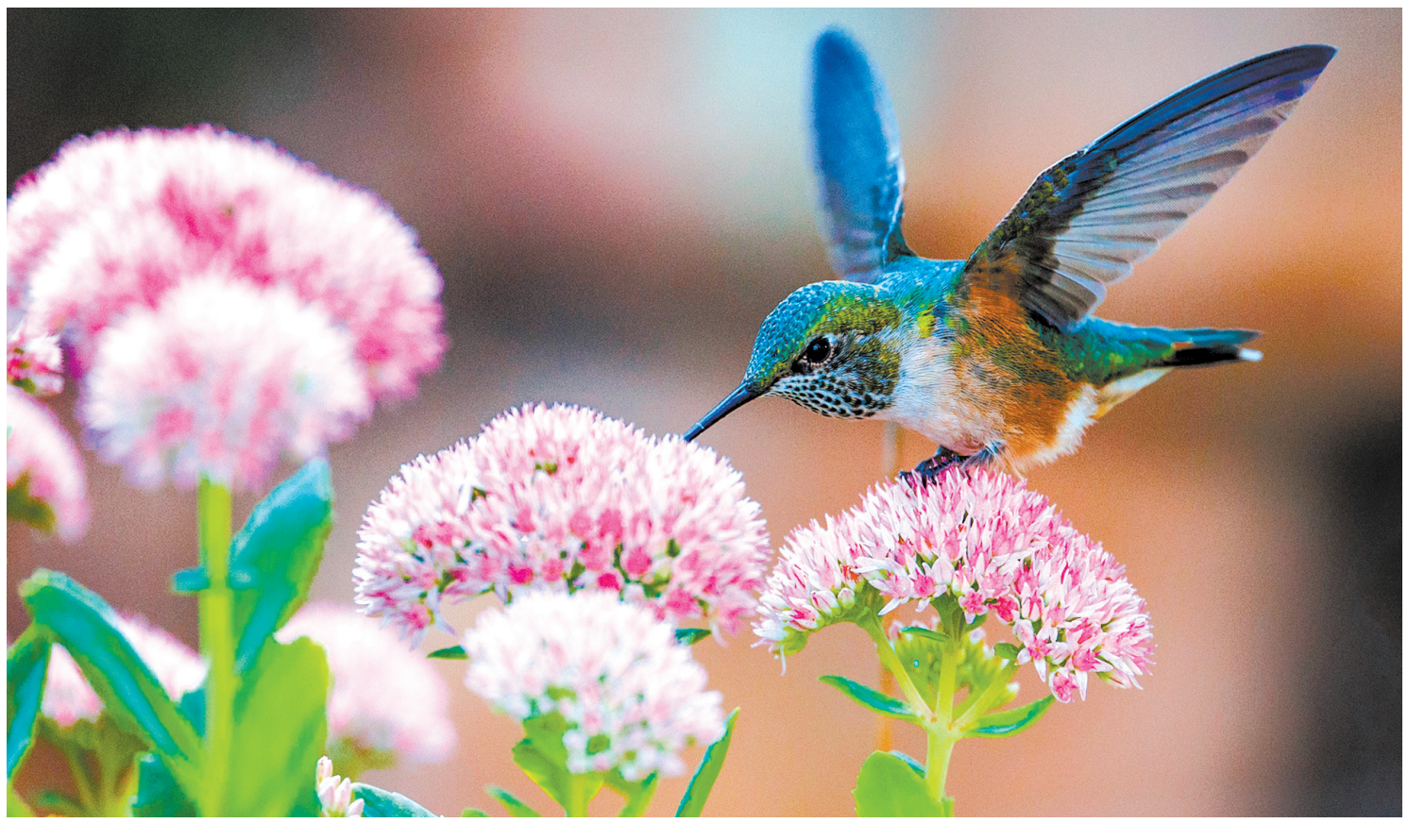
其实，大自然早就开始为夏的到来蓄势，精心营造属于夏的舞台。你难道没有发现吗？绿树的枝叶一天比一天繁茂，从新芽初绽到绿叶满枝，从绿叶满枝到绿树成荫，这悄然跟进的三部曲，就是依着夏的指引渐次奏响的。花儿对季节的变化极为敏感，它们多半钟情春天，在春光里开了个铺天盖地、满目锦绣，以空前盛大的姿态来标示春的主场。可是你发现了吗？它们在夏天到来之前纷纷谢幕，只有一些最为热烈的花朵，尽情彰显夏花之绚烂。其实，夏天最鲜明的主题色是绿，绿色越来越浓，绿的版图越来越大，直到满世界绿意流淌。

这气势酝酿得够足吧！酝酿，酝酿，待到底气十足，大自然轻巧地转身，换上夏天的霓裳，亮出明艳的眉目，用流云与霞光甩出长长的水袖——夏天正式粉墨登场。

很多细心的人，早就开始为过夏做准备了。我的母亲对季节的变化总是特别敏锐，她会提前取出凉席、蒲扇之类的度夏用品，每一样都擦得干干净净。父亲则算着节气，为田里的活计早作打算，谷雨之后就是立夏，庄稼该如何打理，他心中最为清楚。农事依照节气而行，所以父亲可以忘了自己的生日，节气却是无论如何不会错失的。一个个节气，都在年年岁岁的轮回中刻进了父亲的生命里。

母亲还会嘱咐父亲，提前把地窖收拾出来。地窖是天然大冰箱，夏天把西瓜放到里面，炎热的午后，取出一个瓜来，切开，吃上一块，那叫一个清凉解暑！院里的大槐树撑起了一片阴凉，母亲在树下摆上小方桌和马扎。天至傍晚，一家人在树下吃饭、乘凉，享受一段难得的悠闲惬意。

童年的记忆中，父母为度夏所做的种种准备，让夏天的到来总是那么自然而然，就像赴一个约定。想来，如今觉得夏天来得突然，恐怕是因为在俗世的奔忙中，一颗心不由疏远了自然风物的悄然转变，错失了赴一场季节之约的快乐与期待吧？想到这一点，我不由心头一动，何不动身返回家乡，重新捡拾那些散落的趣味，把长长短短的夏日记忆再次温习呢？



探花

李昊天（安徽）摄

蔷薇花开（外三首）

敏子（四川）

穿过三月氤氲的气息，
闯进四月芳菲的禁地
浩浩荡荡绽放时光的花架，
流光溢彩如瀑如霞
摇曳季节的意象，
唱响诗意的韵脚
惊醒生命全部的盛美，
激活心底尘封的秘密
掀开那段懵懂心跳的岁月，
怀着饱满轻盈的情怀
忽然发现：踯躅整个春天，
只为等你花开
我知道，那个欢笑的季节，
早已风干成蔷薇花蕊般粉红的回忆

凝望春天

喜欢坐在三月的时光里
看一条条小溪欢快地流淌
听清越的鸟鸣唤醒沉睡的桃花
时间在雨水间奔走
无论月圆还是月缺
总是第一个把春天的命题点燃

穿过三月的门楣，闯进四月的大地
你把银铃般的笑声翻译成碧草青青
你把深情的吟诵写意成姹紫嫣红
栖息枝头，你指挥蜜蜂飞舞彩蝶翩跹

让我的心顿时乱了分寸
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只能守在桃花坞的渡口
看潮涨、潮退
希冀循着你妖冶如火的招摇诗行
回到我那芬芳流淌的梦中故园

油菜花开

油菜花开了
一片片一簇簇地开了
漫山遍野，像金色的日光覆盖了家园
那是农人期盼的油菜花
更是养蜂人意象中的油菜花

天空蔚蓝，草色青青
三月的家园，祥和宁静
满坡满沟满地里开满了甜蜜的花
轻柔的风漫过平原山川
穿过城市乡村

养蜂大爷边哼着小曲边采撷着花蜜
沟壑纵横的脸颊开始写满花的笑意
阳光里，金色绣满家园

油菜花开了
开在了三月春风和煦的家园里
开在了孕育希望、幸福、成熟
和收获的家园里
香甜的花浸泡着香甜的生活
香甜的生活绽放着香甜的花朵

油菜花开了
开在三星堆鸭子河畔美如画的家园里
开在5000年文明里动人心魄的歌谣里
我无数次从它们中间穿过
领着晨露和日暮
不知为何
宁静谦卑的心还是会砰砰直跳

野菊花

一串串一片片铺满山坡
细小精致的花朵如金色的精灵
唤醒沉寂的山坡
迎着山风，她们安静、从容

仰望，是一幅倒挂着的水彩
展露光阴的脉络
俯瞰，是流动的逆流
覆盖花香迷离的梦乡

远处的村庄孤独而寂寞
近处的坡地因流水的冲刷沟壑纵横
而我全部的心情只在一朵盛开的野菊花
它花开时的光芒温暖而朴素
让人总在异乡失眠

主管主办：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108号T区2栋8楼 电话：办公室(028)80640466传真 通联发行部(028)80640468 记者部(028)80640455 编辑部(028)80640470 事业发展部(028)80640473 邮编610091 精神文明报社照排 四川工人日报社印刷